

南征散記

北平西王

新華書店
南通分店

請認明
新華書店

蘇北新華書店南通分店發行

南征散記

——曾克著——

60349

目次

南征散記	王 匡 (一)
記強渡淮河時的劉伯承將軍	盧耀武 (五)
淮河岸上	胡奇·曾克 (八)
陳錫聯司令會見了媽媽	杜宏·曾克 (一二)
鐵樹開了花	曾 克 (一七)
毛主席和我們同在	楊海波 (二六)
金戒指	文乃山 (二八)
階級醫生的奇蹟	王 肖 (三二)
三車砲彈	維 西 (三六)
編後記	編 者 (三九)

南征散記

王匡

過黃汎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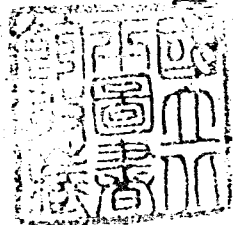
八月十七日，行程八十里。

從鄧郭南的胡崗店出發，走五十里，即進入黃汎區。村莊被大水分隔着，像一個個的孤島，高粱只露出半截穗子，泥水發出令人作嘔的臭味，從這個村子到另一個村子，必須走上五六里的水程，才能「登陸」。我們挽着臂膀，濺着淤泥，涉過過膝的渾水。其他人馬車輛，成排成隊的推進着，平靜的水面被攪的嘩啦啦地沸騰起來。

拖砲的牲口陷在泥巴裏了，砲兵們即互相抬着砲箱，背着砲架，抱着砲彈，慢慢地走着。汽車在泥水中嗚嗚地喘着氣，半簸半顛地走着，車夫們幾十步就得下來打一次火。護送大車隊的戰士們，羣集在大車後面，推着車身，揮動着鞭子，急速地嚷喊着。腳底下是如此的凹凸不平，我們朝着前哨部隊在遠遠的「小島」上點着的一盞小燈前進，一不小心，撲通一聲就會滾得滿身泥水。整個部隊在黎明時分到達彼岸，在晨光熹微中，每個人互相看着滿身泥漿而譁笑着。

八月十八日，在項城的黎廟莊休息。

這一帶地勢較高，但仍可見到高牆上爲水所浸沒的痕跡，黃水在人們腦子裏刻下極其恐怖的印象。民國二十七年六月蔣揮在花園口和中牟趙口決開河堤，一萬千里的黃河，吞沒了三十二萬



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這筆血債深深埋藏在他們的心裏。一個賣梨的老漢告訴我說：「誰知道明天會怎麼樣？只要姓蔣的喜歡，開個口子，咱們全家老少就得完了。」

老百姓窮困不堪，一斤白麵要三四個村莊才能買到，每家的牛、羊、豬都和人睡在破落落的小屋裏，能用能吃的東西大都給土匪散兵游勇搶光了。人民解放軍的游擊隊今年春夏間會到過這裏，一度將土匪趕走，他們都以期望的心情談論着魏司令（即豫皖蘇副司令魏鳳樓），望他快來甯靜地面。

夜宿前莊營

八月十九日，行五十里，過沙河，到前莊營。

半夜抵達宿營地，老鄉們聽說是八路軍大軍南下，都提著燈籠，引着我們看房子，自動的燒茶做飯。「同志，歇歇，辛苦啦！」寒喧聲從村的東頭傳到西頭，帶來的牲口馬鞍還未解下來，就被拉到老鄉們的馬棚裏，吱吱喳喳的吃着新加的草料。我們住的一家老鄉，只有一個婦女和她的兩個孩子，大的叫張響風，十五歲，小的才八歲，主人家整天忙碌地幫我們做飯，招待的十分週到。

「你掌櫃的呢，不在家嗎？」我們問她。

「不，……」她搖搖頭：「他被抓壯丁的抓走了。」接着，她告訴我們，她的男人已經被抓走七年了，他正在地裏做活，「中央軍」一下子就抓走了，同被抓走的還有七八個人，那時她做好了午飯，送到地裏時，只見到他丟下的一把鋤頭和一個水罐，她在地裏昏迷了好幾次，不是爲了兩個懷抱的孩子，早就要尋死了。

捉起蔣匪軍抓了，誰都做慣與害怕，一批七八個，再一批又是八九個，一兩年的光景，蔣匪軍前後已經抓過四次了，五六十家的前莊營，一共抓走四十多人。抓的辦法是突然將田野、村莊、路口包圍起來，然後一個一個抓起來。被抓走的人，都和張書風的父親一樣，再也不見回來。

北向店的早晨

八月二十七日，行程三十五里。

過孫鐵舖（光山、羅山間）到北向店，開始進入原來的中原解放區。

沿途可以看到被蔣匪塗抹和改寫的標語，這幅標語是去年中原新四軍和八路軍所寫的，「堅決執行停戰命令」被塗了「剿盡奸匪」。「實行政協決議」上面塗了「活捉匪首」，兩者字體清晰可辨。我們的宣傳員用白灰又把他抹掉，在上面寫上一部瀟灑的人民，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

早晨七點鐘了，街上的舖子還緊閉着大門，通訊員小郭要買電池，輕輕在敲着一家雜貨舖的門板：「老鄉，請開門，我們是人民解放軍，別害怕。」但是沒有回聲。小郭又喊了一回，裏面有人低聲說話了，一個人低聲說：「是北方兵吧？」另一個說：「不要開，除非他是八路軍。」小郭急了：「老鄉，老鄉，就是八路軍呀！你出來瞧瞧！」老板從門縫裏往外臨了牆，呀的一聲門開了，老板責備我們為什麼不早說是八路軍。「是八路軍麼！去年來過的，好名譽！」他大聲嚷，像一隻老公鷄一樣，將鄰近的店舖都喊開了。

街上的人圍繞着我們，問着：「同志，去年到那裏去了？」還有一個賣粽子的老太婆對我說：「滿熟的，我像認得你。」

進入大別山

九月二日，行程六十里。

沿着大別山的背脊向東南行進，已經是第五天了，滿山上松柏深密青蔥氣爽，川中和平山上的梯田，盡是金黃色的穀子。

在拍灣鎮休息，一位老太太親熱的搬個椅子來，笑着說：「開頭聽說你們是八路軍，我心裏只偷偷歡喜，後來眼看着你們過了三天三夜，老天爺那，還不知有多少人呀！我又是怎樣的歡喜。我要說我歡喜八路軍，還怕個麼事？」

八里畝的老板（鄉）們，他們看見我們馱着幾個木箱子，問我們是不是和新四軍一樣是來演戲的，並且獎我們打完仗以後，一定要到這裏來唱兩天戲。還有一個老板指着新寫的標語，問我：「耕者有其田」是個什麼意思，是不是「二五減租」？當我告訴他就是以前的分田地時，他連聲說：「懂得！」原來他是個分過田地的人，紅軍走後，土地又給地主照原樣的拿回去了。最有意思的，是老板們問我這回「紅軍」是否去打漢口，並且告訴我們說：「同志哥，只有三百多里路，沒得好遠。」

九月三日，行程三十里，沙窩宿營。

沙窩一帶的老百姓對八路軍很熟悉，去年爲保衛這塊地方，八路軍曾在這裏流過血，打過仗。我們才進街，老百姓就說：「四五天不見馮保長來上甸，就知道窮人的軍隊要來了。」他們中間流傳着一個這樣的預言：「八路軍頭一回南下趕走日本人，八路軍第二回南下一起趕走中央軍。」

記強渡淮河時的劉伯承將軍

盧耀武

——某旅政委的談片——

當去年秋天劉鄧反攻大軍南渡淮河，千里躍進，深入蔣匪心臟作戰的時候，大別山的老百姓傳說了許多神話；有的說，五黃六月下着棉花疙瘩那樣的雪，解放軍是踏着冰通過淮河的；有的說是每人揸了一個葫蘆浮過來的；又有的說是起了一陣大黃風，把劉伯承將軍的六十萬人馬滿山遍野一飄就飄到大別山來的。實際情形是怎樣呢？某旅政委某某同志談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打到大別山去，建立新根據地！」——當敵人發覺我軍這一偉大的戰略企圖時，就拼湊了十九個旅，死追我軍。在我軍突破了敵人的封鎖強渡汝河後，敵人就企圖在汝河與淮河之間來阻止我大軍前進。

八月二十六日晚，我軍到達淮河北岸某地渡口，這裏集結約有×個旅的人馬要過河。根據族長和我的調查，河水本來可以徒涉，但在渡河之前，淮河上游突然漲水，我軍所要賴以渡河的，只有靠敵人破壞和劫走後所剩下的十來隻小木船。司令部李濤參謀長告訴我說，敵人九個旅緊跟着我軍，八十五師的先頭部隊距我們只有三十多里，已經和我後衛部隊接觸了，我軍必須在今明兩天渡過淮河。因此，他叫我旅必須在夜十二點以前渡完。

我連忙跑去監督渡河，部隊擁擠在渡口，但要在十二點以前渡完是不可能的。我又去找李參

謀長，他一直緊閉着嘴沉思着，最後說：「那麼，一定要在下午兩點渡完。」但是忽然起了一陣大風，每一船的來往時間要增加一倍以上，顯然所規定的時間是完全不够分配的了。我焦慮的再去報告李參謀長，他無可奈何的把時間推到拂曉以前，其實這仍然是很困難的。而其餘的人怎麼辦呢？

旅指揮所設在河北岸一間小屋子裏，劉鄩等首長們都在這裏，大家很久不說一句話，都在用力思索非勦勝淮河不可。一直在沉思着的劉司令員忽然問我：「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嗎？」「河水很深，不能徒涉。」我肯定的回答。「到處都一樣深嗎？到處都不能徒涉嗎？」劉司令員又問，我說：「河上的老百姓都這樣說，淮河忽漲忽落，從來沒有人敢在水漲得正深的時候徒涉。」你們實在親自偵察或試過沒有？」我說：「先鋒團和我們自己都偵察過試過。」劉司令員還是細心的反覆追問淮河各方面的情形，最後，半懷疑的問道：「你們是不是找老鄉調查了？有沒有多找幾個老鄉問一問？」劉司令員走到河岸上，靜默的望了望洶湧澎湃的淮河的濁浪，立即決定先把他的指揮人員渡過一部份去。

我回到渡口去佈置，不一會，劉司令員走來了，他拿了一根很長的竹竿，不知是誰給他找來這樣一根不合適的手杖。劉司令員登上船時，天快要黎明，月亮已經落下去了，迷茫中，我看見他的黑影子在船邊一上一下的活動着，我很奇怪他到底在作什麼。忽然，我聽見他在船上大聲喊我：「某某，能架橋呀！我試了好多地方，河水都不大深呀！」並且用力的喊：「告訴李參謀長，叫他堅決架橋。」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劉司令員是在船邊親自用竹竿測量水的深度。我執行了他的命令，臨上船時，又接到一封信，上寫「河水不深，流速甚緩，速告李參謀長架橋。」我到了南岸，劉司令員正站在河邊看我們渡河，見了我，又叫我用他的名義寫信給李參謀長，要想盡一切辦法堅決迅速架橋。他並且吩咐我，要在字的旁邊加上圈圈，我寫完信，讀給他聽了

一盪，他說：「在那團圍的外邊再套上一層團圍」。信發出去了，他用嚴肅的口吻對我說：「粗枝大葉就要害死人！」並且用那根竹竿在地上重重的點着，又重複了一句：「要害死人！」我靜靜的站在他魁梧的身影前，他那永遠掛着慈祥的和藹面孔，一直沉在嚴肅裏，他的話一字一句像千斤重錘打在我的心上。在他臨走時，他又對我說：「某某同志，越是到緊要關頭，領導幹部越是要親自動手，實地偵查」，他用力的看着我，像要把這整句話刻在我的腦子裏一樣。

不一會，我旅一個團政委給我來了一封信，告訴我河水能夠徒涉，我趕緊把那個團政委請來，問個明白，原來是一個馬夫掉了隊，上不去船，於是從河的上游徒涉過來，我高興的不得了，我想起了司令員那一句「粗枝大葉就要害死人」的話一點也不錯，我趕緊把這個好消息寫信報告劉司令員，我剛剛把信裝進信封，想不到又接到了劉司令員的來信，他說：他親自看見上游有人牽馬渡河，可以徒涉，叫我立即轉告李參謀長不要架橋了，叫部隊迅速徒涉。於是部隊很快的就開始徒涉了。我帶着無比的欣慰的心情走到劉司令員那裏時，太陽已經露出地平線，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微笑着站在山頭上，俯視着淮河的濁流，望着他那無敵的常勝軍，千軍萬馬，滑着竹竿標誌着的水上路標，分成四路五路六路，浩浩蕩蕩跨過淮河，戰勝了千里南征中最後的一個險關。

淮河岸上

胡奇、曾克

部隊搶渡了大沙河以後，繼續不停的向南走。沙河部隊李團二營戰士丁全寶，幾天來比別人的勁頭更大，越走越興奮。

經過的地方，村莊漸漸疏落起來。村莊的外面，圍着翠竹或是短籬牆，成羣的鵝鴨在繞村的水溝戲游，看了稻田和水牛，這些自然環境，在丁全寶的眼睛裏，特別顯得熟悉。

「真是夢從自己家門口過啦，可是，部隊要強佔三河尖，趕緊渡過淮河，完成躍進任務，還是不容請假耽誤事情吧！」部隊在渡淮河前一天進軍的路上，丁全寶自己心裏這麼盤算着。他懂得革命利益，戰鬥任務，比自己的問題重要得多。所以，他的情緒一點也沒有受什麼影響，反而覺得，看見了他離開六年的景色，已經十分舒暢了。而且，心裏還滿驕傲，六年前被蔣匪軍細細索綁的拉走，現在是和劉鄧人民解放大軍浩浩蕩蕩的回來，不久，淮河北岸自己的家，也就完全解放。那時候，自己再回來會更光榮。

意外的，部隊在淮河北岸有一天的休息。

晚上宿營下來，班裏開「記好會」的時候，指導員也來參加了，他親切的給戰士們說：「咱們明天黑夜過淮河，聽說隨連裏有幾個同志，家就在這一帶，如果十來里的，晚上能趕回來，可以回家去看看，一路經過亳州、阜陽，好多戰士都照看了自己的家，高興興的回來了，幹的越發有勁啦！」

戰士們聽見指導員這樣關心大家，心裏可高興極啦，更感覺革命部隊像大家庭一樣，自己雖離家很遠，也生長起無限的希望。他們都知道了丁全寶的家在這一帶的，於是都用眼睛去看他，看得了全寶的臉都紅了。他對指導員說：

「我家離這還遠，明天就上我姑母家望望吧！我原是不打算回去的，上級這樣好意……」

第二天一早，他揹着連裏送給自己的二斗糧食，一口氣跑了八里地。走進了姑母家，姑母被這突然閃進家裏來的兵驚住了。他放下糧食口袋，還沒有說什麼，一個喘着粗氣的青年人，帶着驚恐的神氣，也一頭闖進竹籬子來了。他的眼光剛一碰上了全寶，就呀的一聲，回身往外跑。

丁全寶一把將青年人的胳膊抓住了。姑母也被這發生在同一時間的奇事嚇呆了。青年人像發瘧疾一樣渾身發抖，口裏不住的說：

「我走錯了門，我走錯了門……」

姑母一面也表示不認識這個青年，一面却掩蓋不住那憐憫和担心的情緒。

丁全寶低聲低氣的，盡力恢復自己的家鄉口音說：

「你一定，你們都莫怕，我是金寶！」

姑母有些像喚回了一些記憶，往丁全寶跟前靠近了一步，上上下下的在打量他。

「你是林潭表弟吧？」丁全寶轉向青年人問。

姑母這才完全清醒過來，哇的哭了：

「全寶，是你回來啦！」她揉着眼睛，看着青年人被撕裂的衣服，狼狽的樣子，更驚奇的問

「林潭，你是怎麼一回事呢？莫怕，這是你表哥……」

林潭心神稍微定下來，他向表哥和母親一五一十的訴說自己這次死裏逃生的遭遇：早幾天蔣

匪軍就據說解放軍婆來的風聲，所以就叫鄉保處趕快給師管區交壯丁，昨天他照例在淮河南給地主家打短工搗糶子，有一趟正走着，五個保丁從田埂裏跳上來，用繩子把他綁起來往偽縣政府送。他使力掙扎，一個胖保丁緊緊的抱着他，另外幾個人正想下繩子，他就低頭一口咬着胖保丁的中指，胖保丁叫喚起來，把另外四個人嚇住了，他就一狠心把指頭咬下來了，胖保丁痛得趕快鬆了胳膊。這樣他才一口氣跑回河北岸來了。丁全寶剛想開口，林源忙接着說：

「我跑了頭都不敢回，要是他們帶着傢伙就完啦。陶潮才進門看見了你，我真嚇壞了。我以為狗東西們來捉我，先跑到家裏等上了呢！」

「呵，可嚇你一大跳！你想不到我回來啦。我是來救你的，好表弟！」丁全寶安慰他說。姑母依然嗚咽着說：

「狗東西要把年輕人都抓走才完呀！無論怎樣躲藏也躲不過他們。全寶，你怎麼還穿着這二尺半，快換換吧，叫狗們瞧見了，再把你抓回去可不能活啦。住一半天，兄弟甯想法子往遠處躲一躲。」

丁全寶聽着，微微笑着，再說：

「他們一輩子也別想抓住我啦！我已經到人民解放軍兩年多了，這回就是開來打狗們的！」

「怎麼？你當了人民解放軍？」林源驚奇的問。

丁全寶告訴他們自從民國三十一年被抓到蔣匪軍營裏，過着牛馬生活，以後又給趕到前線上送死當炮灰。機倖的，在三十四年平漢戰役的時候，自己却被人民解放軍從死裏解放出來了。他叫着姑母說：

「姑姑，我到了解放軍就像回了家，我知道了解放軍就是為咱們這些被壓迫的窮人自己打仗，我知道自己這口冤氣沒有申，仇沒有報，我更知道我爹娘和你親戚朋友過的窮日子，所以，誰

叫我回來我也不回來。這次是路過這來看看你，給你措回二斗糧食。你苦我娘，我趕不上回去望她了，我們停不多時就會回來，咱這窮人的好日子也眼看就盼到啦！」

姑母笑了：「呵！是這麼回事呀，那有比這好呢！俺們都聽說解放軍好，就是盼不到，誰知就來了，還有咱自己家人！這樣，年月也有個指望啦！」

林潭聽了表哥的每一句話，他想了想，看看母親說：

「娘，家裏這個日子橫豎是沒法過，呆不住，狗們早晚要來找咱的事，我看這回就跟上表哥去幹吧！」

「這可是再好沒有啦！將來咱哥倆一塊回來解放咱的家。」丁全寶立刻表示了贊成。

「娘，你看好不好？」

姑母沒有猶豫，答應說：

「硬逼着人死，人就要找活路，好嘛，跟你表哥去幹吧！」

丁全寶告訴他後，部隊住的離還不遠，黑夜就要開拔過淮河。姑母聽了趕快動手給他們準備晚飯。林潭忙着揀自己幾件破衣服。丁全寶說：

「到咱們那裏穿的一點不愁，不要多帶什麼！」

當晚上，部隊坐着淮河的大船，向淮河南岸挺進了。在船艙裏，林潭已經換上了人民解放軍的衣服。丁全寶笑着，却用心在替表哥擦着剛發的步槍。……

陳錫聯司令會見了媽媽

杜宏·會克

部隊從皖西轉進到麻城，正在部署配合平津戰役的軍事行動。

十二月九日的清晨，在新田鎮，一家作爲司令部的堂間裏，像平日一樣緊張而嚴肅。電話耳機一直離不開趙參謀處長的手。忽然，他驚喜的叫了一聲，並且立刻叫陳司令員說：

「快來，你的好消息，你兄弟叫六縱隊我去當嚮導了。」

陳司令員把眼睛離開了地圖一下，沒有當成一回事情的笑了笑，又和閻副政委把注意力集中在部署的研究上去了。

趙參謀處長聽完了來話，把耳機放下，跑過去拉着陳司令員又說：

「嘿，不是給你開玩笑，老太太今日就來看你了。」

這時，司令部人們的注意力，方開始集中在這個突然得到的，令人驚喜的消息上。趙參謀長把在電話上聽到的事情，講給大家聽：六縱隊昨夜行軍，找到一個青年人做嚮導，這個青年人在帶了幾站路後，要求回去。因爲家裏只有一個六十三歲的老母親，哥哥當軍走了二十年。戰士們都詢問他哥哥的姓名，當青年人一說出陳錫聯的時候，很快就帶到司令部……。

當天上午，一輛手推車子停在司令部門前了。警衛員們把一位穿着藍色新衣衫，看起來還很健康的老太太迎進屋裏。

司令部裏站滿了人，大家都在熱烈的歡迎這位紅軍的母親。

陳錫聯同志還未上前去認，大家把老太太圍得緊緊的，亂嚷嚷的講道：

「老太太，你看，那個是你的兒子？」

這位老太太被包圍在這麼多熱情歡愉但都是陌生的人羣中間，由於滿心喜悅，沒有顯得絲毫畏怯。她一面很自信的講着：我認得，我認識。一面把目光在每一個人的臉上，輪轉的用力探索着。

「母親！」陳錫聯同志禁不住的叫了一聲。老太太搜尋的目光立刻停止了。她不顧一切的撲上去，雙臂就把兒子緊緊的抱住了。嘴裏不住的說：

「是啊！我認得的……模樣還沒有大變……。」語聲有些哽咽。

滿屋的人都感動得鼻子有些發酸。

老太太揉揉眼睛，慢慢平靜下來。她才睜起眼睛，從上到下細細打量着兒子，並且不時的用手去摸摸兒子的前額。陳錫聯同志有些羞澀的問母親：

「我變了嗎？」

母親連連的回答：

「就是胖了些，高了些……。」

陳錫聯同志讓母親在椅子上坐下。老太太抓住兒子的手，只是在流淚。

「不要哭啊！這樣多的人……。」兒子安慰她。

這位具有剛強性格的老太太，馬上揩乾了眼淚說：

「好，我不哭。」

母子二人開始敘起家常事情來了。陳錫聯同志用着回憶般的口吻，輕輕的說：

「十九年沒有見面了！」

「不止呀！正正二十年呀！」母親更正着。

「我記得只有十九年吧！」

「二十年一點也不錯。」母親固執的說。

「這二十年我是一年一年的數着熬過來的，一年有一年受的苦，還會記錯？」

陳錫聯同志沉默了。他靜靜的聽着母親二十年來被迫害的、苦難生活的血淚敘述。老太太一夜也沒有停嘴。一幕幕往事的影子，又一次的在老人記憶裏復活了。她還記得清清楚楚，一九三〇年，那個天翻地覆的年代，遍地起了紅軍，成立了蘇維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窮人坐天下，自己的兒子也結束了放牛娃的挨打受氣，沒吃沒穿的苦日子，參加了紅軍。但是，第二年，幸福的日子就被匪幫蔣介石奪去了。連過去分的那個吃飯碗，也給搶走了。她知道，幸福的日子還會有，那就是兒子同紅軍勝利回來的時候。二十年來她爲這堅定不移的信念等待着兒子，今天，兒子終於來到自己的眼前了。

「那裏，我走後你怎麼生活呢？」陳錫聯同志問。

「討乞要飯，我過了好幾年。」老太太痛苦的說。「開初，得不着你的信，都說沒有你了。大前年，可又傳說光山潢川有了紅軍，我要着飯去找你，差點病死在道上……」

「這一回，你可聽說我回來了？」

「你一過黃河，傳說就有了。有的說你負了大責任，有的說你帶着好多隊伍，我半個來月就沒有睡過覺。十月間，叫你兄弟上黃安去打聽，光說你這次真是回來了，可不知道在那裏。」老太太越說越起勁，連一點疲倦的樣子也沒有了。咱家還往過咱們的隊伍呢！我把家裏的傢俬東西，都拿給他們喫囉。」

第二天一早，屋子裏又擠滿了人。連附近的老百姓也都看母子重逢的喜事。陳錫聯同志有意

識的開始對母親談一些愉快的事，好把一天一夜那些悲痛的話題轉換了一下，再送老人家安心的回去。於是，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照片來說：

「這是你的媳婦和小孫孫，他們過些天就回家來看你。」

老太太接過像片，把腳往門口挪動了幾步，在明亮的晨光中，將照片放在自己的嘴上，笑得合不攏嘴。

陳錫聯同志把自己正鋪的毯，正蓋的被子，都送給了母親。並且笑着說：

「你還需要什麼呀！」

這位幾十年來受盡窮苦折磨的老人，開始接觸了幸福。然而，這幸福是革命給他帶來的。她那麼開關的說：

「看見你，什麼也不要啦，原先我邊愁死了買不上塊棺材板，現在，不總這個，只想把老蔣消滅掉，多活幾年才好。」

部隊晚上行動，陳錫聯同志準備下午派人送母親回家。黃安這一帶畢竟還是一個不大穩定的新區，他想起母親昨夜所講的，由於自己革命，家中兩個叔叔郭被傷害的情形，就體貼的向母親商量說：

「把你接到安定的地方去吧！不的話，有個什麼情況，匪軍們要來遭害你的！」

老太太拍着胸膛很強硬的說：

「我不怕，我就這條老命，看他們敢把我怎麼辦！過去，他們來找我的事，我就對他們說：我兒子是那年那日幹紅軍走的，你想捉就捉我吧！我本來就打算死的。他們沒法我。現在，你回來了，叫他們再來吧！他們害了我，光村上老百姓也不依！」

吃過晚飯，司令部全體的人把老太太送出大門。她沒有露出一點難過的样子，嘴裏還不斷的

說：

「我知道，早點把老蔣消滅掉，我們就能過團圓日子！」
小車子推着老太太，漸漸離我們遠了。我們抑壓不住激動的感情，唱起來了：
「我們爲祖國而戰爭，保衛你呀！親愛的母親！……」
立刻，我們就出發向敵人去進攻了。

鐵樹開了花

曾克

鐵樹到底開了花呀，

共產黨紅軍回了家！

我們的工作隊，剛剛到大別山穿心崖山脚下住一下，就聽見很多小孩子們到處這麼唱。他們在紅色的秋谷間勞動，有的檢着木棒，有的砍着松柴，有的播着杉條。……連山崖傳來的回聲，都是清脆而愉快的。因為，在九月以前，人民解放軍還沒有來時，這兩句歌，人們只是偷偷的在心裏唱，還不敢發出聲音。

不久，聽見成年人也在唱了。特別是一些年輕婦女，他們輕輕的用各種各樣調子在哼唧。

一天夜裏，我正在整理着工作隊的同志們向我彙報的幾天以來的羣衆工作情況。忽然，那兩句時常聽到的歌聲，從門外傳來了，低低的，輕輕的，和着咯噔咯噔的舂米聲。

在這裏住了幾天的光景，現在已經可以使我辨別出這是房東媳婦在唱。於是，我走出大門，想趁這時候隨便和她談一談。

微微有一些月光，已經西斜了。我找上了她，和她一齊把一隻腳踏在舂米墩，兩個人共同舂起來，我問她：

「你剛才唱的多好聽呵。怎麼你們都會唱這兩句歌呢？是誰教給你們的？」

「那有誰教我們呀？是老百姓這樣你唱我唱傳起來的。」她用袖子抹抹額頭上的汗珠笑着說

。停了一下，她想像起什麼事情似的又補充了幾句：「這歌，最早是從月桂那女人嘴裏編出來的。」

她接着告訴我，這女人現在就住在穿心巷，這上下三十里的大山上的廟裏。這一夜，我和房東媳婦沒有睡。我們坐在春米臼旁邊，靠着一排矮毛竹，她從頭至尾對我講這女人月桂的故事。

「月桂的娘家姓儲，和我這大歲數的，都是一樣人，今年三十五六歲了。他從小生在窮人家裏。他娘家幾輩子和我家一樣都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赤腳頂窮光蛋，靠尋山種玉菴坡（一）勉勉強強過着飢一頓飽一頓的日月。親戚朋友，不是攛掇挑炭，就是揀碎賣苦力。到了父親手裏，辛辛苦苦寫了地主家的一塊山坡，陡立陡直的，又長滿荆梢，他辛勤勞苦的開出來，頭兩年見上不幾顆子，地主要走六七成，到了可以多見糧食的時候，地主又拿加租的名義，硬逼着要把熟坡收回去。她爹氣的得下一場病，死了。這時月桂才六七歲，又沒有兄弟姐妹。她娘把家裏的東西賣乾，埋了她爹。倆個眼下更沒有法子過。……」

她停下來，有些難過的樣子，低着臉好像在想什麼。我問她：

「以後呢？」

她喘了一口氣嘆息說：「以後她們可就更受苦了！月桂看起來是個滿機靈的小閨女，平常，她爹沒死的時候，娘給拾掇的還很乾淨。我們這裏帶與把閨女真養出去，所以，很多人來給說合童養的事。起初娘心裏捨不得，好久硬熬着誰家也不答應。可是，娘倆孤零零的，越過越沒法過，眼看就要討口吃了。沒辦法，硬了硬心，娘就把月桂童養給一家姓金的小地主家了。」

「這家人家有三個閨女，最大的還沒有月桂大，並沒有一個兒子，他們把月桂養起來叫做等子媳。」

「月桂送到金家，八九歲的人比鍋台子高不多，可要給金家頂半個天。打水、燒飯、餵豬、

春來，照應三個妹妹，這樣重活都往她身上壓。我們住在一個灣子裏，可再不能到一塊錢了。多會碰見她，都像哭過一樣，兩眼紅腫紅腫，圓臉也瘦成尖的帶，頭髮毛扎扎的，不敢多和我們說兩句話。她婆婆見人就說：養兒不養兒，有人使喚就可以。

「四年以後，等來了個小女塔，金家生了個兒子。除了吃奶以外，月桂完全做娘一樣料理他；廚裏犯屎，叫折磨得越發不像樣子。娘又在前年冬天凍死了，她這時候才是哭天哭地也訴不盡的苦難。」

「月桂跟着日去月轉，也慢慢長大成人了。她看見和聽說我們這些小時候一塊錢的姐妹們，都出了嫁，各人配上了很相稱的男人，有的雖說日月很艱難，可是小兩口你錫地我點子，你種田我插秧，你燒鍋我下米，誰也不閒着，相親相愛的過的都很好。只有她像掉在個無底的黑洞裏，日月一片烏漆，心裏常常像針扎一樣的疼。有一回她偷着跑來找我，抓住我的手說：

「吃飯吃不出香甜，改日換季自己心上也沒個感覺，一天到晚身邊連個說上兩句話的人都沒有，這日子有什麼過頭？還不如尋個短見痛快！」

「我趕忙勸住了她說，人在世上要多往前頭看，她更把真心話對我說了：

「人家都說好死比不上賴活着；我也翻來覆去想這句話。我想，要活麼，活得不像個人，還是死了好。可走，話又說回來了，只妾前面有一縫縫明光，也還是朝那看呵！」

「無論麼樣說，月桂還是個強性子人，她撐着自己往下過。想着那一天自己已能轉轉運，見見太陽。她的小女塔會走路了，天天尾巴一樣跟在她身邊，有時，月桂說她也顧着頭皮退一百步想；熬上十年來，這孩子長成人了。可是，只要他再一看眼皮下面擺的事：公公婆婆的毒打惡罵，拖鼻涕的孩子的醜像，她就馬上忍不下去。好些回，她到塘邊打水，到崖山指柴，小女塔跟在身邊，她真想一下把他推下去，自己也跟着死去。想是這麼想，她也不得手。」

「春天採茶的時候，家家戶戶的閨女媳婦們，都穿上過年過節的新衣服上山。月桂偏偏在這時候關在屋裏，婆婆連水都不叫她去打了。她聽着男男女女一和一應的山歌，越發心疼。她這時候想，死了不如逃走，可是往那裏走呢？怎樣活呢？她沒有法子想，她逃不了。」

「一直到民國十八年……」說到這裏，房東媳婦像替主人翁發了一口氣似的，語調放輕快一些，繼續對我說月桂後一段的生活：「革命來到我們這裏啦，遍地起了紅軍，天一下就翻了個過。紅軍領着我們窮人打土豪分田地，受壓迫的人翻了身。老金家的田也叫窮人們分了，灣子裏一成立婦女會，月桂就出來領頭，跟着個外來的女紅軍幹起來。好多童養媳了頭都跑出來啦，她們得到蘇維埃政府的保護，跟壓迫自己的家庭脫離了關係。」

「呵，可要見見太陽出出氣啦！」我禁不住的說。

房東媳婦拍了我一下說：

「那還用說，月桂活了整整十六年，也沒有像過這一年一樣的痛苦生活。她黑夜白天，不是找人開會送信，就是站崗放哨，有時還替紅軍醫院洗衣服，她是頭一個積極份子有勁的人，長的高大，圓臉也胖胖鼓鼓、紅紅的。她的頭髮剪得短短的，眼睛不再發紅了，也有了神。穿上了分得的新衣裳，完全變了個樣子。」

「這時，我們村也統統變了個樣子呀。窮人都來管天下，屋裏人跟男子漢一樣幹，沒人笑話沒有管束了。窮人們把家裏的火刀子槍，九節雷二鞭子（二）都拿出來，成立了赤衛隊，誰還想把舊世道再變回來，就和他拚命。大家選舉了了鐵山當大隊長，因為他年輕，從小也就是沒爹娘的苦人，給地主放牛打長工大的，對地主最不留情面，又是個還沒有燒鍋老的光身漢（三），對革命最實心，這年他二十歲。」

我被這故事激觸得興奮起來。房東媳婦談着月桂的身世，她自己想起那過去的世道，一陣又

流露出高興的神氣，接着說：

「丁鐵山和月桂，雖說是個灣子裏的人，自小誰也聽說過誰的身世，可沒有多見過面，鬧革命以後，才差不多天天在一塊。」

「沒有多長時間，大家都說他們兩人起了意，丁隊長睡覺的時候說夢話，還叫月桂的名字，叫赤衛隊同志們聽見了，月桂呢？一會看不見丁鐵山，就想法偷向傍人打聽。兩個人一有機會碰在一塊，話可以不講一句，可是那兩對眼睛，總是往一條線上對，我們看出來啦。」

「有一天，一大早丁隊長來我們婦女會住的地方找月桂，叫她去點軍衣數。紅軍被服廠送來請我們鎖扣眼的。月桂一聽是丁隊長的聲音，披上襖就跑出去了。我們幾個悄悄的跟在他們屁股後頭，藏在門外面，去偷聽偷聽看。」

「丁隊長屋裏只有他們兩個人，並排站在桌子邊，一面敷衣服，一面談起他們革命前後的許多專來。月桂說，她一輩也忘不了革命對她的好處。丁隊長說，他是一定要跟革命到底，兩人越脫越往一塊靠近，有好幾回，月桂的手動也忘記動了，只願聽丁鐵山的說話。這時候，太陽正照着他們倆的臉，兩個人都是笑，笑的像吃沙糖那樣甜。忽然一下，丁隊長可就把月桂抱住了，小聲的喊：

「月桂……」

「月桂像個小綿羊，動也沒有動，把頭直往丁隊長心口上貼。我們又聽見丁隊長說：

「咱們都是受苦人，革命救了咱們，等到革命成了功，日子才能過得更好！」

「月桂不喘氣，丁鐵山的嘴貼着月桂的臉又說：

「你看我怎麼樣啊？要是你跟了我，咱們同生死幹革命。……」

「月桂還是沒開口，只是仰起了臉，翹着眼笑了。我們幾個看的也忍不住笑出聲來，這一下

「可把人家的分開了。」

我聽得津津有味，插了一句嘴：

「你們爲什麼那樣淘氣？」

問得房東媳婦怪不好意思的，她輕輕的笑着說：

「年青人就喜歡鬧着玩，月桂並沒有生氣，過一會他紅着臉抱着軍衣回來了，我們還沒好意思向他提這回事，她心裏放不住的對我們說，她答應了丁隊長，願意和他結婚。」

「沒幾天，丁鐵山和月桂兩個人就在蘇維埃政府登了記，一塊搬到分得的新房子裏去。丁隊長天天黑夜要帶着赤衛隊去搜山、打仗，不論多晚回來，月桂都燒上熱水等他回來洗澡（四），月桂上學校識字要燈油寫字，丁鐵山抽開檢木梓。常言說：小倆口一條心，日子過的像黃金。兩人都是商量辦事，笑着說話，連一回嘴都沒拌過。」

「紅軍要擴軍，發展革命力量，丁鐵山領着赤衛隊員們都報了名，月桂連夜給他縫子彈袋。第二天，月桂又笑又滴淚的把他送走以後，對我們說：昨天夜裏，丁鐵山還試驗她的心，給他開玩笑呢！他說，當兵的腿長，這一走可保不定那年那月回來。她一口回答說，我知道，有我你肯定要回來的，放心吧，我等着你，就是你打殘廢了，我也不會變心。這樣他才又說，你記着就定了，我不管走到那裏去，早晚是要回來的。」

「丁鐵山的那支紅軍，就在我們這一帶活動，三天兩頭只要有使人，就給月桂捎信回來，二十年春天，他託人帶回來一個口信；要開到北邊去打金家寨，拔掉白匪的老根。特別告訴月桂說，可能有個長時間不能捎信。月桂越是等着他，越是工作帶勁。一聽說紅軍在那打了勝仗，心裏就喜歡得直跳，覺得自己很光彩。」

「日子過得飛快，從那次口信以後，月桂再也得不到丁鐵山的信，到秋天的時候，蘇區的好

些地方聽說都叫白匪又佔了，並且慢慢往我們一帶打來。白匪和土豪劣紳把窮人們分的東西都要回去，連一根針也不留，還殺死了不少人，把好多紅軍家屬都販賣到江南去……」

「那麼，月桂怎麼樣了呢？」沒等她講下去，就担心的搶着問。

房東媳婦揉起眼睛來了，她說：

「逃不出狗們的毒手心啊！老金家勾結鄉保丁，從山洞裏把月桂搜出來！活活的拖拉回去，死命吊打她，她嚇着罵：

「你們打死我吧，紅軍回來剝了你們的狗皮！」

「狗東西們張牙舞爪的威脅她，譏笑她：

「哼，你還等着你的紅軍回來？好，看叫他們回來吧，除非是鐵樹開了花！（五）」

「月桂磨磨，上牙咬着下嘴唇把嘴唇都咬出血來，她一點也不害怕，她哈哈大笑的說：

「紅軍這裏生，這裏長，他們不會丟掉自己的爹娘。鐵樹早晚要開花，紅軍一定要回家！」

「狗們用唾沫吐她，罵她，把她關在一間黑米倉裏，商量着賣她，她在倉裏黑夜白天扯着嗓子喊：鐵樹早晚要開花，紅軍早晚要回家！」

故事講到這兒又停下了。我們一齊喘了口氣。住了一會，房東媳婦又放重了語氣說：

「瘋啦，人瘋啦，狗們覺着寶也沒人要，就把他擄出家去。我公公和幾個沒有叫害死的老人家，偷偷的和穿心庵山上的看廟老頭說情，把她收留起來……」

「生活怎麼辦呢？」我關心的問。

她說：「叫她天天給過路人燒茶，她活還能够幹。日子一長，不大有誰注意她了。我們去看她，對她說紅軍那裏有信，她光瞪着眼睛聽。嘴裏還是陰着那兩句話。就這樣過了好多年。這回，紅軍回來啦，上月隊伍一從這裏過，她就講說了。黑夜，她跑來一口咬住我找丁隊長。不幾

天，大人小孩都跟着他唱起來：鐵樹到底開了花呀，共產黨紅軍回了家！你們工作隊來啦，她一聽說，保險準會跑下山來。」

聽到這故事後的第三天，我們在一個平壩上召開羣衆大會。沒有開會的時候，房東媳婦帶着月桂到我住的屋子裏來了。她一進門，就用兩道發直的目光，向房子的四處搜尋。房東媳婦指着

我，用手搖幌着她大聲的說：

「這就是工作隊長，你有麼話都可以和她商量。」

「麼事呵？他回來啦？不親自來見我？叫你來？……」月桂盯着我，大概因爲發現我是個女同志，就誤會而猜疑的問。

房東媳婦仍然搖幌着她，勸她說：

「你好好總會同志給你談！」

月桂似聽見沒聽見的，兩手把臉一捧，直癡的大哭起來。她哭得非常痛心，像是要把壓在心裏的東西，都傾吐出來，又像是受到了絕望的打擊又捶胸又蹣腳。一直等她自然的恢復安靜的時候，我和房東媳婦才把她扶坐在床上。我把散亂在她臉上，被眼淚溼粘在一齊的頭髮撥到耳朵後面，又替她抹乾了眼睛。我告訴她我和丁鐵山並不相識，可是能替她打聽他的下落。我又告訴她，我們就是丁隊長時候的紅軍，現在回家了。她聽着，笑了。於是，她的嘴唇又慢慢要動了：

「我沒有白等呵，鐵樹到底開了花，我可把你們盼回來啦！你說的話像是十九年時候一個樣，我看你也像十九年時候的女紅軍！你們不會再走了吧？」

接着，她也像房東媳婦一樣，向我訴說了自己的遭遇，她說：

「狗們都說我瘋了，我自己心裏明白。我瘋了？我那瘋啦！我就是等着你們回來呀！」

我又露又喜的讓她盡情的傾訴。最後我安慰鼓勵她說：

「你放心吧，紅軍回來就是要給你報仇雪恨，再也不會離開你們了。我可以負責給你打聽下鐵山！」

從此，她完全不像個病人，又重新參加了革命工作。

十二月反「掃蕩」的一天黑夜，雪下的把山道統統蓋滿了。兩天來沒有聽到什麼敵情，我們工作隊在穿心蕈山下十多里的一個灣子裏住下來。大家鋪好了稻草，把多天來沒有脫過的衣服鬆了鬆，備好好休息一下。半夜裏，月桂喘着氣，和哨兵一同跑來找我。顧不得拍打渾身的雪，噙着淚說：

「會隊長，敵人的尖兵到了田頭畝，天黑的時候，我跑去看了，是蔣保長親自把他們請回來的。我趕忙跑來給你送信！」

我們立刻集合起來向北轉移，企圖找機會來消滅這一批反動傢伙們。月桂走在前面給我們帶路，雪又落滿了一身。她走得那麼快，那麼健壯，那麼有力，好像什麼也不怕。……

(註)：一、玉波，是包登地。

二、電話二號子，是土槍土炮名。

三、係兩對妻子的土稱。

四、皖西的風俗，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洗澡。

五、鐵樹，就是老枯樹，開花是不可能的事。民間傳說，鐵樹開花出奇事。

毛主席和我們同在

楊海波

在我們主動撤出延安的時候，大家都懷着相同的心理來想念毛主席，希望他快些脫離戰爭的環境，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讓他能更好的來攬工作和得到更好的消息（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毛主席他沒有像我們想像的那樣，他一直都沒有離開戰爭緊張的陝北，他是敵人進入延安的那天才離開延安的。在戰爭的環境裏，也是經常行軍，有時他也照例的參加戰鬥。

大家一定關心毛主席在這樣戰鬥的環境裏身體健康會受影響。告訴你，毛主席也正是因為戰鬥的經常行軍、爬山，身體比以前還要好。毛主席在這個戰鬥時期，精神一直是愉快的，儘管敵人怎樣叫喊「赫赫聲果」，大山其「號外」，到處開「祝捷大會」，但我們會知道，延安的主動撤出，是我們戰略的步驟，這是暫時的，勝利終久是我們的。毛主席經常教育我們說：「陝北對我們是有多大意義的！十年內戰我們一直沒有得到休息，但我們來到陝北，得到了休息整頓，抗日戰爭開始了，陝北又成了抗戰力量的發源地」。毛主席認為陝北是不會放棄的。

當毛主席離開延安後，他就告訴大家：「中央堅決不會離開陝北」。在戰爭中，中央機關到那裏都是保守秘密的，有時毛主席出去散步，當地羣衆看見了他，工作幹部有時也碰了他，大家心裏都非常愉快的，但大家都不說什麼，心裏也產生一種堅強的力量，因為毛主席在我們身邊。在全邊區的羣衆心裏，在西北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心裏，在廣大的游擊隊員的心裏，都知道毛主席就在我們的身邊。他教我們「每個共產黨員、在敵困難最緊張的時候，應當站在最前面！」能看毛主席，能聽到毛主席的講話，這就是力量，是種偉大不可抗拒的力量。這種力量會給敵人以很大的殺傷，也給敵人很多的困難，並一直把敵人消滅，和趕出邊區去。當敵人佔領延安，我們

的部隊轉移以後，毛主席率領着不到五個連的兵力，在橫山地區一個村子裏住了一個月，住處是普通的兩間窯洞，周副主席、任弼時同志等也在一起，他們在門口用樹枝和草搭了一個小棚，每天坐在那裏，共同討論問題，共劃處理各解放區的電報。周副主席在這次的戰爭中給毛主席的幫助很大，每天工作到天亮。就在這個草棚底下，指揮了整個的戰爭，殲滅了不少敵人。

敵人於六月八日，派一個旅到那一帶去襲擊他們，當警衛部隊和敵人接觸時，毛主席才轉移。這時天很黑，又下着大雨，地上潭泥很深，再加上高低不平的山路，這種夜行軍也是很困難的，但毛主席也是和大家一樣步行的；中央關心他的身體，給他組織一個担架隊，但他堅持不要，都編成了警衛部隊了；他自己有件雨衣也沒有穿，這種與士兵共甘苦的精神，感動和教育了整個部隊，待轉到離敵人幾十里路休息時，毛主席雖然很疲勞，但精神還是很愉快的。「派人偵察吧！再了解一下敵人企圖，再決定轉移方向。」他是那樣沉着佈置着任務。後來聽說敵人也搜索了毛主席所住的那個村子，並且當晚也住在那裏，但那裏的老百姓始終沒有暴露毛主席住在那裏。

某日彭副總司令，帶領部隊和毛主席會合，當時毛主席還是帶領那支警衛武裝往目的地進發，到中途又碰上了敵人一個旅迎頭趕來，不得已只有向後退，敵人仍趕來，在這種情形下確是有些緊張。和毛主席在一起的中央委員，都主張要毛主席馬上渡河，但毛主席却堅持不能過河，決定帶領部隊及中央機關突出敵人的包圍圈，因此就一直向西南走去；因為地理熟悉和掌握情況正確，就在離敵人先頭部隊前十餘里的地方，轉到敵人的後方去，很快的就與彭總的部隊會合了；就在和彭總會合後，毛主席參加了戰爭的指揮，把胡宗南最堅強的四個旅（劉戡等部）消滅在延安東南六十里的金盆灣一帶。

這樣的戰鬥着，一直到今年四月二十一日，延安又重歸人民的手中。

金戒指

文乃山

——記一個解放戰士的談話——

我從山西回來路過某地，晚上我們借住了傷兵醫院的窩。第二天早晨，才發現漏鑿的院子裏，還住着很多傷員。

早晨剛一吃過早飯，就有兩位傷員同志，過來託我寫信。有一個解放戰士叫徐二海，去年在關中自動跑過來的。打清澗的時候掛了彩。他寫信給他連上的指導員，告訴他的手已經好了，又能上前綫了。他的一隻胳膊，還用白紗布吊在肩膀上。在他那隻受傷的手上，帶着一個閃閃發光的金戒指。

「你這隻傷手上，還帶着戒指咧。」

「拿下來沒個放處，叫他帶着去。」

我給他寫完信後，他便給我談起他手上金戒指的故事：「同志你問這戒指嗎？這不是我的，這是我女人的。一提起這件事，我心像刀子攪一樣，沒一天忘下她。」

先打起頭說起吧：「我縣上有個保甲隊長叫胡辣三，他是渭水河一帶有名的土匪頭。廣肉票撕的上了千。前幾年「洗了手」，在城裏修下幾座公館。後來就當了保警隊長。」

那一次胡胖子帶着隊伍到任家莊捉土匪，可是他卻抓起老百姓來；他帶着人挨門挨戶的搜。

他指一個就綁一個，大姑娘，小媳婦，老頭子，青年人，見一個就綁一個。不大功夫，就拴了長長的一大串。

捉邊了「土匪」，隊長就到村長家裏抽大烟，抽過烟，就在村長院子裏坐堂問口供。先問男

的後問女的，最後帶上來一個女的，樣子像我女人，我過來一看正是她。

我一急眼前就發了黑。她兩隻手倒綁着，坐在涼石頭上，一股勁的哆嗦。原來我丈人家就是任家莊，她上一個月才回娘家來。黑天半夜，她帶上個孩子沒跑遠，就叫他們抓住了。

「報告隊長，這是我女人。」我大着胆子衝過去，立正說：「她還有個孩子咧。」

胡隊長白瞪了我一眼：「你能保住她不通匪嗎？」

「隊長我敢保，她不通匪。」

女人一見我就哭咧，隊長上下打量了她半天：「你是徐二海的女人？」

「是，我是他的女人。」

老砍頭的就在這時候起了黑心，他說：「有你保着也不行，帶進城問個清白再說。」把她帶進了城裏，五天以後，我那剛四個月的小兒子宏兒，發了兩天燒就死了。

過了幾天胡隊長叫我談話。這一回老砍頭的頂和氣，跟我套了半天交情，叫我老弟兄，他說我女人已經放出來了，叫我別担心，後來他說：「我的老三（即三姨太太）剛生下個娃娃，儼奶媽子，一時難找下個合適的，你女人又把個娃娃丟了，我想叫她幫我奶兩天娃娃。」我心上算計了半天：不答應，又怕老砍頭的翻了臉，我倆口子命都丟了。答應下，又怕這老

傢伙磨纏着她，老傢伙五十多了，姨太太就有幾個。

「隊長賞飯吃，那還不是恩典？我怕她服侍不了姨太太。」

「行，行。」老砍頭的笑嘻嘻的，滿口答應着，他還說過幾天，保我陞班長咧。

沒料到這麼一錯，就送了她的命。

一個月以後，我真的陞了班長，弟兄們背後憤憤咕咕的說閑話。有的酸溜溜的說：「朝裏有人好作官，有個內緣陞的快。」

「我陰線也沒有，沒門子也沒窗戶，我跟隊長認也認不得。」我氣的直分辯。

「你認不得，你老婆可認得。」

「誰在他媽的給我造謠！」我氣壞了，我女人跟我四五年，一點歪毛病也沒有，我心上信得過她。人家傳這些風言風語，我聽了比刀子扎心都難受。

我下決心叫她離開胡公館。

我到胡隊長的公館裏去過幾趟，老媽子一見我，就擋住不叫進去；不是說不在家，就是說有事賴不上，就這麼一直推了半年。直推到她娘家爸爸來看她，才見了一面。

她爸爸城進來看她，在門房裏等了一點多鐘，她才出來。

我一看簡直認不出她來了，她變成另一個人了。擦着一臉粉，走過來撲鼻子香；頭髮燙的曲里拐彎的，穿着一件花綢子旗袍。不像個奶娃娃的，好像是個闊官太太。

我一見她，心裏就猜透咧，我恨不得打死她，她丟了我徐家的臉。我氣的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她娘在鄉裏還給她帶來一大包袱爛棉衣，怕她冬天沒穿的。她爸爸氣得兩隻眼瞪起，把那包袱一丟，早煙袋甩來甩去的。

「你是姓張的女子，跟上你男人回咯，姓張的墳上，祖宗八代滾出過你這麼一個。」她臉漲得像塊紅布，他怕見我們，拿手帕把臉蓋住，倒在椅子上，一抽一搭的哭。

「宏兒他爸，我對不起你，我沒臉見你了。」

一提起宏兒，她抽噎的更厲害，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她爸爸看着也心軟了，轉過頭去掉眼淚。

這時候胡隊長進來了，他兩隻眼像吃人的狼，直瞪瞪的望着我。

「你來幹什麼？」

「來看我女人。」

「你女人，你女人，誰是你女人？」

「她是我女人。」

「你是他女人。」老砍頭的直瞪着她的臉。

「我是他的女人。」

老砍頭的冒了火，他狠狠的撲過來，嘩嘩的打她的臉。

一段怒火從我心上湧起來，我揀起地上一根鐵道條，碎的一下子，把老頭子打了個腦開花，他倒在地上掙扎着往起爬；接着又狠狠的兩鐵棍，把個老腦袋砸了個粉碎。

女人嚇的楞住了。

緊接着，她從自己手指頭上取下來一個金戒指，遞到我手裏。

「宏兒他爸，快跑吧，快走！」

我糊裏糊塗的逃出胡家的大門，一口氣跑出了城。出城才記起來，把她忘了。我想返回去。又怕叫人捉住。我心上像壓上一塊大石頭，沉沉的放不下去。幾天以後聽說她叫胡家人打死了，她爸爸也叫人家捉住了。這都是我的錯，我忘了把她帶出來。」

階級醫生的奇蹟

王 肖

防空的警鐘，黑天白日，總是叮噠的響；飛機扔下的大炸彈，震的窗戶紙「呼搗呼搗」的，塔山那激烈的槍砲，也聽得真真亮亮。就在這樣一個小鄉屯子裏，却發生了一件罕見的奇蹟——救活了已經死去三小時的人。

「發揮」支隊七連三排長張振春，在戰場上負了重傷。左膝蓋骨節被炸壞，右胳膊也叫砲彈皮崩了。尤其是在腸子上還打了手指頂那麼大的五個窟窿。已經從火綫上拾到這野戰醫院的手術台上，前後已經過了二十七個鐘頭的光景。因出血過多，他的臉成和燒紙一樣，不管那本醫書上的規程，要給這樣一個人動手術，可真是有點「來大玄」(一)。

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眼巴巴的叫自己的階級兄弟死去，衛生部彭部長親自擔任了主割醫生，經過三個半鐘頭，手術進行完畢，從他的腸子裏，取出了花生仁大的一塊砲彈皮。

「把這塊砲彈皮包起來，等傷員好了以後給他看看！」彭部長告訴看護員。因為在過去的治療中，彭部長得了一條經驗：「病人好後，看到自己身上取出了彈皮，會非常高興和放心！」

當把張振春抬到病室之後，他就已經斷了氣，脈搏運動也不動了，這時節，正是下午兩點鐘。看護員姜錫超同志，馬上得到手術室醫療醫生梁見平同志那裏去報告，路止，並告知了烈士埋葬委員會，要他趕快去處理這剛剛死去的排長。當梁醫生來到病室之後，烈士委員會已抬着担架，拿着烈士牌子，站在張振春的身旁。

梁醫生馬上對死去的人檢查，他已完全停止呼吸，瞳孔放大，沒了脈搏；四肢發涼，臉上的顏色發白，連肉也鬆弛了。僅僅是軀幹部稍有體溫，呈現着初期死去狀態。這時，梁醫生忽然想起了蘇聯醫學書籍上有這麼一條：「人死後三分到五分鐘，大腦的細胞仍然活着，如果在這時候急救，或許能有一點希望。」

「只要有一分挽救希望的話，就盡我最大的努力……」梁醫生如此想着。

但是，怎樣治療呢？要急救就得實行人工呼吸法，張排長可是腹部手術，如果實行人工呼吸法就要影響他的傷口，可是不用人工呼吸法人眼瞅着就要死去！這個難題，一時可難住了梁醫生。

「無論如何，也要想法把自己的階級弟兄救活，在這一個「節古眼」(二)不能顧及傷口，還是生命要緊！」梁醫生的算盤珠一動，馬上便給張振春肌肉注射強心劑二西西，實行了丁齊氏人工呼吸法。約換有半刻鐘以後，又注射強心劑二西西，並從鼻孔裏滴進一西西，還在腦袋上，作了高度熱敷，人工呼吸，仍不停的繼續着。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但是張振春仍毫無改變，梁醫生呢，已是好幾個晝日沒有休息，再加上這麼兩個鐘頭人工呼吸操作，他前額的汗珠，一滴一滴的滴在張振春的臉上。但是，他並沒有感到這個疲勞，終究在第三個鐘頭以後，張振春突然出現了自然的、微弱的間隔呼吸。脖頸子的動脈，射出遲緩的搏動。這陣，梁見平的心，就和開了花一樣，他想：「有了希望了！」

但是，張振春只能向外喘，却不能往里吸。梁見平馬上便進行了換氧氣的人工呼吸法，張振春喘了一口氣，梁見平便用自己的嘴接住，馬上給張振春從鼻子吹進去，因此，張振春慢慢的便舒坦的喘起氣來。並且還低聲哼哼着。這樣一來，梁見平的頭更瞪大了，因為這是他四個多鐘頭的收效。也就在這個「節古眼」，張振春那隻過去因戰鬥割去了一個手指頭的手，叫梁醫生看見

了。他的心裏，馬上這麼想了一下：「這個隊長過去就爲人民流過血了！他能爲人民忘我犧牲，那我就盡全力爲他治療！」於是，他毅然決然的伸出了自己的胳膊，讓醫生用那一把拉粗七八寸長的針管，和那針頭粗的針頭，插進了自己的血管，抽出了二百西西血，注射在張振春的身上，接着，看護員董喜厚、康昭每人獻出五十西西，通通注射給了張隊長。

梁醫生本來就很疲勞，再加上馬上又輸出一百西西血，按理說是應當睡覺休息了。但是，這剛剛醒來的張隊長，如不積極治療，還會重新停止呼吸。爲着階級兄弟的生命，所以他仍和一個精神十足的一樣，一面按聲敲打張振春的胸膛，一面高呼了一句：「我喘你就喘！」

張振春漸漸睜開了無力而嚮心的眼，慢慢的嘴唇也張開了，這陣他已完全清醒過來。在這將近五個鐘頭的功夫，他好像攻進了一個老深的地窖子裏，又黑又悶，又找不着門又找不着窗，心裏乾窩火，也想不出辦法來。忽然他聽見有人喊了一聲：「我喘你就喘！」心裏就和夜裏見燈一樣的高興，不顧一切的發大勁跟着喘起來，他越喘越覺得眼睛門前閃亮了，這亮給他照了一條道路，走出了這漆黑的地窖子（三）。現在，他睜眼看見了周圍這許多人，非常奇怪的問道：「你們都在這兒幹啥呢？」

「你死了，梁醫生費了好大的勁把你救活啦！」大家指着梁醫生向他說。於是，張振春的眼，用力的看着梁見平，他那散開五指的手，無力的撫摸着醫生的臉，意思好像是說：「我啥感謝你這大恩大德呀！」但並沒有說出來。梁醫生當張振春的手剛往自己的臉上一「糊」，兩眶的熱淚便直淌在張振春的臉上，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滋味。就是周圍所有的人，心裏也都和敞開了大門一樣，把老早就提在胸坎的一口氣，鬆快的喘了出來！

「我爲階級弟兄盡到自己的責任了！」梁見平的臉色紅噴噴的，心裏樂和和的，輕輕快快的向另一個病室裏走去。

「我肚子裏有塊彈皮拿出來了沒有！」張振春向着看護員姜錫超。

「拿出來了！」姜錫超馬上把包起來的那花生仁大的砲彈皮拿給他看，並把這五個鐘頭的情形，從頭到尾說給他聽了。他微微的點了點頭，兩眼也滾着淚珠，心裏又說不出來的高興和痛快。

「梁醫生再來的時候，你不管怎的，可要指給我看看，我永世也忘不了他。」張振春懇切的向看護員說。

梁醫生打這個病房出去以後，還是沒得一點閑空，但他的心裏却也纏牽着張振春。無形中他和張振春似乎有了天高海深的交情一線，所以第二天早晨便抽空來看張振春，張振春正在睡着。

第二趟來還睡着。

第三趟來的時候，姜看護員給張振春作了介紹。梁醫生熱誠的問道：「你強些了吧？」但張振春却好久沒有說出什麼，他眼眶裏淚流了出來，兩眼望着梁醫生發呆，大半天方說了一句話：「你就是梁見平醫生嗎？」

第四天，張振春已開始喫飯，並且還把前方的戰鬥故事講給看護員聽。他那「擄紙」一樣的臉，現在有紅似白的了！

註一、夾大玄：故弄玄虛。

註二、節古眼：當兒。

註三、那段話，係張振春好後。個人所講出來的。

——作者

三車炮彈

維西

這是在我軍完成了對杜聿明匪部包圍之後不久發生的事情。

那時候鄧縣民工運輸團經過蔡里集，休息下來了。大炮白天黑夜的轟響，解放軍的炮兵們激烈地用大炮轟擊敵人，因此前綫急需榴彈。運輸團團部派聶鳳鳴領着兩輛大車載着六十多箱榴彈在大隊之前出發，以便儘先到達前方。

聶鳳鳴走後，第二天團部接到通知，交卸榴彈的地點有了變動，而這個新地點聶鳳鳴是不知道的。政委爲這個通知而發急，最後決定派一個通訊員去追他們，他挑中了王廣才；政委說：『你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上聶鳳鳴，把信交給他，我們在趙莊會齊。』

王廣才剛剛十八歲，圓臉白皮膚，濃眉大眼，說話粗聲大氣，帶幾分孩子氣，因此大家叫他小王。他一接到任務立刻揩起大槍出發了，在路上，他看見數不清的人馬，隊伍和車輛，小王楞住了，這麼多人怎麼個找法呢？他連跑帶跳的走了二十五里，趕到灘溪口，在莊裏鑽來鑽去。那時候，莊裏遭飛機轟炸，大家在忙著救火救人，小王在人叢中賊見了聶鳳鳴，他一步竄了過去。

聶鳳鳴看了信，搖搖頭，他叫小王再回去聯絡一趟，據他知道，信上的地點不是很正確的。『真靠不住嗎？』小王反問了一聲，但他終於又朝蔡里集跑去了。蔡里集的團部已經開拔，撲了個空，他沒敢停歇，又趕到灘溪口來，往返三次七十五里路，從清晨跑到黑夜。當他回到灘溪口後，他知道聶鳳鳴有緊要的事情到宿縣去聯絡了，臨走時他吩咐別人要王廣才回灘溪口後立

刻到二郎廟找大車。

天黑，落雨，炮聲響得多緊啊！這孩子在雨地裏轉來轉去，他想：前面等砲彈等得一定很急，而且那些趕大車的人是新解放區來的，現在沒有人領着他們，他們一定要駭怕，如果砲彈丟失了，想到這裏，連一分鐘也不敢停了，問清了到二郎廟去的路程，他又出發了。

費了很多週折，總算找到了二郎廟，也找上了那二輛大車，趕車的人蜷縮在破屋裏不安的談話着。小王先安慰了他們一陣，接着便要他們起身趕路。已經是二更多天了，嗖嗖的冷雨下個不停，道路是溼滑極了，趕車的人不願意走。

許多困難堆集在小王面前。他還是清晨吃的飯，又趕了那麼些路，肚子很餓。他沒有錢，也沒有積票，他決定再連夜趕到濰溪口去；一方面想辦法請求當地政府批給他三輛大車替換這二輛；使砲彈早日運到前線，同時到那裏也好找頓飯吃。

到濰溪口的時候天已大明，市政府答應了他的請求，介紹他到蕭宿縣政府去批，並且請他美美的吃了一頓飯。

小王的心緒真有些煩亂。那些砲彈會不會損失呢？他委託村政府照應趕車的人，他們負責沒有呢？可是他却不能不經過必要的手續，他經過縣、區、鄉、村轉介紹，而每到一個機關，他們的工作都是難以想像的那樣忙碌和緊張，他不得不等待着。

批到了大車，當他領着大車回到二郎廟的時候，已經差不多三天三夜沒有休息，至少他沒有能舒服的睡過兩個鐘頭。他的兩腿疼痛，明光光的腫得像段油蠟，可是他卻完全被一種難以控制的喜悅和興奮所支持着；砲彈沒有損少一箱，現在，剩下的問題就是趕路了。

他把大槍套在肩上，揚着長長的馬鞭，「啞啞，啞啞」吆喝着，車子在潮溼的泥地上開動了。塵煩事總是找着小王，約摸走了十多里地，第二輛車陷在一塊泥窩裏，一匹可憐的老白馬噴着

粗氣，埋着頭拚命使勁拉，褲子一陣倒下來了。

馬的主人連嚇帶哄，費了好長時間，纔算把他扶了起來，可是却再也不肯走了。於是，小玉又去找了附近的村長，村長是個負責的人，他說牲口全叫路過的匪軍搶光，但他可以幫助他動員幾個壯年的漢子相幫拉車。車子又開動了，一直快到大吳集時，才換上了一頭大犍牛，路也好走些了。

當把砲彈如數送交到部隊後勤部的手中時，雖然他還快活地講述着四夜奮鬥的情形，但他却幾乎暈倒過；去部隊的同志輕輕地把他扶在床上，這個孩子立即甯睡起來了。

編後記

當我們書店遷入城市裏來的時候，書刊的讀者是空前的增加了，它包括了工人、市民、職業青年、學校裏的同學和教師。

有幾次，我和城市裏一些同學和教師談話，普遍感覺到新解放城市的知識青年，對於文藝有很深的愛好，這是因為他們過去缺少實際的鬥爭經驗，也難有機會公開的接觸到那些進步的理論書籍，所以，一下子鑽研革命理論，是有好些困難的。文藝，對他們是頗為熟悉的形式，尤其從革命文藝中，可以了解到滋味到革命的實際鬥爭，對讀者定有不少好處的。往常好些實有其事，而由作者加以藝術的加工的故事、通訊，在報紙上是常常散見的；因為是散見，所以讀者們往往像看報紙樣的一掠地看過去，而無暇細細欣賞，而且也不便於保存。好些教師也說，在報紙上好些內容隔兩週通訊，因為作者藝術手法的限制，如拿來作為課內外的文藝教材和範本來說，則還是不行的，因此，這裏需要搜集、選擇、整理的工作，把它集中地印刷出來，以應這一部份的讀者需要，這是我編這本書的主要原因。

這裏所搜集的短篇文藝通訊，有一半以上是劉伯承將軍南下中原時的事實，靠了那裏文藝工作者的努力，在這些文藝作品裏寫出這驚天動地的大進軍，另外的三篇，也可以從此看見我們的勝利是如何取得的。是可以幫助我們對於當前進行的人民解放戰爭，得到更本質的瞭解。

7.52

806024